



清
宮
劍
俠
傳



清
宮
劍
俠
傳
下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清宫剑侠传

雷文习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印一分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3.75 字数: 250 千字

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00 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471—0

1·449 定价: 7.50 元



第十五回

除异己 雍正帝大开杀戒

康熙六十一年残春，皇帝身体有了很大的起色，只因去年没有前往避暑山庄，今年无论如何都要“御驾热河”。准备工作一直忙到五月底才算告一段落，这时候本应可以启程了，但是皇帝心中又不踏实了。原因有二：其一，打从三月，西北准葛尔大小卓木和叛乱的消息再也瞒不住皇帝了，皇帝知道后，再度差遣十四阿哥挂印西征，将近三个月了，胜败如何，尚没有消息；其二，四阿哥自三年前欺君之事露馅后，头一年推说病，不随驾避暑山庄；去年皇帝“龙体”欠安，什么地方也没去，躺在养心殿内挨时光，哪还有心思过问这个“不肖之子”？正是这一年，四阿哥密锣紧鼓活动，他羽毛全满，如一只凌云傲空的苍鹰，随时准备向紫禁城俯冲。随着十四阿哥西征凶吉未卜，近来又传来一个使皇帝大大不安的消息，说四阿哥府中豢养着一大批能人贤士，其中一个本领最大，能把剑炼成一颗小小的丹丸，藏在脑瓜里，用时从口中吐出，白光一闪，百步之内取人首级如囊中取物，端的利害——这实是四阿哥指使下人散播出去的谣

言，其目的，用这等狂言来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，欺世盗名，意思说全中国就他一个可主宰天下，对于这等利害的“飞剑”，皇帝虽半生戎马，可从没见过，所以不甚相信。但对于四阿哥网罗侠士一说，他倒也相信。四阿哥想干什么呢？这不能不令皇帝担心。

担心是一码事，避暑山庄之行是不能更改的了，六月初，康熙帝就是带着忧心忡忡的心情西去热河，四阿哥早在半月前得到皇帝动身的消息，他仅留明震峰看王府，自己带着黄百家等十三人离开北京城游山玩水去了。

原以为暮年览胜一散闲愁是一件快事，更主要的是，皇帝在有生之年，重新阅览一下二十一年前他一手创下的人间伟绩，这能不说是人生一大快事吗？这里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都凝结着他多么大的心血啊！然而，适得其反，几个月来，皇帝少有欢乐，他想他的皇十四子，更想他的皇四子，只不过想得不同而已，前者统军出生入死，胜败如何？但愿这儿子象老子年轻时那样丰功伟绩，为后人称颂，不愧作为爱新觉罗家族一员，无疑这是一种祈求与祝愿，是一种莫大的寄托；对后者的想，是一种哀怨，这个人狂放不羁，刚愎自用，会不会是整个家族中的害群之马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干什么？日后十四阿哥能否对付得了他？

避暑山庄的十月，万花纷谢了，满地黄叶。山庄剥去了它华丽的外衣，再也不那么令人向往了。皇帝神情有点恍惚，常常做恶梦，乃为不祥之兆啊！为此，“木兰秋狝”原准备在十月中旬举行也取消了，要准备的，再过十天是皇帝六十大寿，这倒要在山庄热闹一番，然后起驾回京。在皇帝六十大寿前两天，十四阿哥风尘仆仆从西北边疆赶来山

庄，向皇帝祝寿，并特地送来一件名贵的貂裘斗蓬披风。尽管这类衣着，在皇宫算不上什么，但有什么比得上“雪中送炭，寒天送衣”更为感人？而且，也尽管目下儿子带来的战事情况是不败不胜的相持状况，见到远征大半年的儿子，总也心宽了一些。

皇帝六十九寿的三天庆贺活动很快过去了，十四阿哥又得奔赴疆场。十四阿哥起行的前一天下午被皇帝匆匆召见：一是有重要事情交待，二是作为老子给儿子送别。

皇帝的寝宫，一切人被摒之于外。皇帝这一反常举动，引起了隆科多和年羹尧的注意。隆科多隔窗望进室内，只见十四阿哥跪在“龙床”前听皇帝教诲。一是皇帝声音弱小，二是窗户紧闭，所以听不出皇帝说些什么，总之召见的时间很久。“训示”完毕，十四阿哥连连叩头。走出卧室，他第一个碰见隆科多，便紧紧握住隆的手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却欲言又止，那神态既有喜悦也有忧伤。隆科多已猜出内中秘奥，心中如打翻五味瓶，一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但佯装激动地说道：“十四阿哥大喜！”

十四阿哥双手打颤，眼里闪着激动的、振奋却又有那么一丝淡淡哀愁的泪光。他的话不多，只叫一声“舅舅！”便松手匆匆走了。

站在不远的年羹尧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他与隆科多交换一下眼色，也一言不发匆匆离去。

第二天傍晚，一匹快马来到了雍亲王府，来者是四阿哥留在年羹尧身边的心腹旺喜，他带着年羹尧的密信，两日一夜赶了五百里回到京城。

四阿哥一行十四人，在江南一带玩得很开心，直到九月

底才回京。

此刻，四阿哥看完年羹尧的密信后，脸色苍白得可怕，信中说的是皇帝向十四阿哥训示的情形。信最后写道：皇上精神大不如前，继任大位一事，恐怕皇上早有安排……”

这两句话是够要命了，言下之意，继位者不是十四阿哥还有谁！四阿哥如五雷轰顶，一时只觉天旋地转。站在一旁的明震峰早明其详，连忙扶住四阿哥道：“王爷，镇定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无论发生什么意外，一定要稳住阵脚！”

“那……那该怎么办？”胤禛已六神无主了，“十四弟起誓不算数啦？”

“依奴才之见，不管十四阿哥说话算不算数，当务之急，先要弄清皇上如何安排后事。”明震峰平静地说道，“比如，皇上准备什么时候让位，举行什么仪式，有无谕书等等。要了解这些情况，得靠舅舅和亮工了。”

一言惊醒了梦中人，于是，在十二月二十日，圣驾回到京西畅春园驻蹕时，四阿哥也在圆明园请来舅舅隆科多。一见面，四阿哥就开门见山说道：“我非争不可，我预备了多少年，父皇的抱负我自信只有我最了解，也只有我才能把父皇的抱负尽情地抒发出来。”

隆科多显得持重问道：“四阿哥你打算跟皇上明争？”

胤禛奸阴地笑了笑：“舅舅觉得用个‘争’字恰当？”

“这……”隆科多语塞良久道，“那么你准备……”

“就看舅舅为我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罗！”胤禛凑近隆科多，“比如父皇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——我是指父皇写了朱谕了没有，如何写？”

“好象是写了，”隆科多想了想道，“不过，我不知道皇上

写些什么。你也知道，自从那次事件后皇上再不相信我了。我只知道皇上把写好的朱谕放进铁盒子再锁进大柜子里。至于钥匙，皇上一概放在枕头下。”

“舅舅能把朱谕弄出来看一看吗？”

“我近也不得近，岂能弄出来？”

“那么，请舅舅无论如何把柜子钥匙找来。”

“这……也难办啊！不过……”隆科多犹豫不决。他知道此事不是闹玩的，弄不好要掉脑袋。他迟疑再三，“就算把钥匙拿来，你能拿出朱谕？”

“舅舅放心，我手下的人一个比一个强，他们中有人能口吐飞剑，能百步之内取人首级，只要能打开柜子，盗朱谕何难？”

隆科多半信半疑走了。随隆科多之后来的是年羹尧。他已升任文华殿大学士一年多，这次自然不会随十四阿哥出征西疆了。这位妻舅并不比娘舅高明多少，同样使四阿哥大失所望。

四阿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他知道靠人不如靠自己！第二天，他把天竺结义的“十三血滴子”召进密室，说明当前烧眉情况后，毫不掩饰说道：“诸位兄弟，我们自天竺歃血盟誓后，胤禛把一生希望全部寄托在列位身上，只有我继承帝位，列位才能封侯当王，否则，大家枉识一场啊！”

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，皇帝周围，大内高手济济，且御林军林立，泼水不进，插针不入，谁有那么大的本领，神不知鬼不觉盗出朱谕？一旦失手，后果不堪想象。人们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只有甘凤池低头沉思。

胤禛目光落在甘凤池身上，便发问：“凤池九弟（十三血

滴子中，甘排第九，白太官排第六）看来只有你能胜任此重任。不知你现在作何筹谋？”

甘凤池迟虑片刻道：“办法是有，但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孤注一掷，把命豁出去才行。”

只因功名与利禄，哪怕当初曾自视“清高”的黄百家，也不得不俯就而随波逐流了。为此，人人都抢着表态，愿为四王爷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生怕日后封王轮不到自己。于是，中国历史第一桩“偷龙转凤”的皇帝活剧酝酿演出了……

皇帝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，至十一月初，不但手脚浮肿，连脸部也出现不祥之兆，因此，几件大事他不得不命几个年长的皇子代劳了：一、批阅奏章，命皇三子谍亲王胤祉替笔；二、冬至城南大典，准备起用皇四子雍亲王胤禛恭代。而当前最要紧的是派人往西疆立召大将军十四阿哥胤禩回来，以备继位。这些事情的安排，隆科多和年羹尧是最早知道的。

到了十一月初七，同一天，隆、年两人先后把这些消息传给胤禛，把个四阿哥如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转，三番几次找来甘凤池询问为何迟迟不下手。只因叶运图的准备工作还没就绪。原来，按甘凤池的计划，由他与白太官、叶运图潜入皇帝卧室盗朱谕，其它兄弟在畅春园外围接应。那叶运图正在作准备工作，叶既为“神偷”，穿户入室、开柜撬箱，自有一套独到的本事。若要神不知鬼不觉把朱谕盗到手，他要做两件工作，一是配一条钥匙，作打开柜子用；二是再配制一种药性很强的迷魂药醉昏皇帝及其周围的人，方好下手。

到了初十，总算报来“叶运图准备工作完毕”的回话，胤

禛那颗心既兴奋且紧张。

是夜三更时分，上弦月时隐时现。十三血滴子不愧一代武林高手，他们按胤禛日间示意的方位，一个个悄悄潜伏在畅春园周围，以待接应。甘、白、叶三个的轻功，在十三血滴子中是首屈一指的，而白太宫的点穴术又快又准，可谓万无一失了。他们三人潜入园内后遇到巡逻的御林军，能躲过的就躲，万不得已才交手，这个自然要“快刀斩乱麻”，凡遇见交手的御林军，无一幸免。不过，其实他们并没遇到多大麻烦，隆科多身为“九门提督”，总管京畿安全，虽然他不能直接插手御林军指挥工作，但他的间接作用也不小，所以游动哨比以往少得多。甘凤池三个顺利去到皇帝的住处，按分工，白太宫寝宫外望风，甘凤池保护叶运图——换句话说，今晚不管硬抢或暗盗，不惜一切代价把朱谕弄到手，一旦败露，就杀掉皇帝。不过，叶运图的“五更迷魂散”真顶用，一阵阵沁人肺腑的香气飘进一间间厢房、套间、卧室，连皇帝在内，所有的人，什么宫人太监大内侍全给昏迷了，甘、叶两人不费多大手脚，便把柜子打开，盗走朱谕。

……胤禛在密室里对着盗来的朱谕出神，那“朕十四皇子胤禛德才兼备，确肖朕躬，着即继承大统。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初二御笔”三十三个字不知在他眼里跳跃了多少次；细推慢嚼，他苦思冥想，足足花了三天时间，终于在“十”字和“禛”字找到做手脚的窍门——阴差阳错，谁叫老天安排一个行“四”，另一个行“十四”；一个叫“禛”，另一个叫“禛”？于是，四阿哥把“十”字改成“第”字；把“禛”字改成“禛”字。这样，朱谕便调了包，全文变成了“朕第四皇子胤禛德才兼备……”

十一月十三这天下午，四阿哥完成了“大作”，准备晚上再叫甘、白、叶三个悄悄把改好的朱谕送回原处。但突然事故发生了！这天傍晚，御医给皇帝诊脉后，向侍候在寝宫外的众皇子说：“皇上的大限快到了，不是今晚的下半夜就是明天上午，一定会起变化。”

这一说，忙坏了众皇子——只因雍亲王挂名负责冬至城南大典，人们以为他远在城南天坛忙着张罗工程未到，以诚亲王为首的若干皇子候在寝宫外不敢擅自进去，因为自清朝开国以来，父子叔侄兄弟之间的伦常剧变，不一而足。因而皇帝宁愿将自己的安全托诸异姓亲戚，对亲生子女防范极严，不召不准擅自入殿，病中尤其如此！

皇帝从迷蒙中醒来，声音微弱得叫人几乎无法分辨：“现在什么时候啦？”

“酉末戌初（即晚上九时）了。”隆科多回答。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十一月十三。”

“哦，哦……”皇帝停了片刻道：“十四阿哥赶不回来了。”

隆科多回答：“反正迟早回来关系不大，皇上不必烦心。”

“我不烦，都安排好了。”皇帝闭上眼睛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皇帝无力地睁开眼缝，周围寂无一人，便竭力呼喊，声音微之又微：“隆，隆科多……常生……都……都到那……”

皇帝话未说完，一条人影闪身出现床前。皇帝用力睁开眼，朦胧中依稀辨出是皇四子。一种不祥之兆袭上胸口，他本能地伸手往枕头下摸索。四阿哥微笑着说道：“父皇，不必找了，朱谕在这在儿哩！”言毕，从怀里取出朱谕，接着跪

下。

皇帝见朱谕被窃，一气之下，随手拿起放在枕边的一串念珠扔打过去。四阿哥伸出两指轻轻一挟，即挂在自己胸前，接而连连叩头：“谢父皇厚爱，孩儿定立志继承大业请阿玛安息吧！”

这来，康熙气得喘不过气，一时逆痰涌上，眼睛一翻，双脚乱蹬了几下——死了。

四阿哥骨碌站起来，快手快脚打开大柜子，把遗诏放入盒子，复锁上，然后拍了两下手掌，便悄然溜向后面。

隆科多听到暗号，飞快走进寝宫，及至床前，皇帝已断气了。他想起君臣之义，圣戚之情，不免伤心，但方寸不乱，大声喊道：“常生，常——生！”

常生应声而至，后面还跟着个年羹尧和另外几个贴身太监。隆科多问道：“皇帝遗诏放在哪？”

常生反问：“隆大人，皇上遗诏不是放在大柜里吗？”

隆科多心中一凛，自知这问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，好在在场的没主事的皇子和“好事”的旁人，他向常生一瞪眼：“快打开柜子！”

常生顺从地从皇帝枕头下取出钥匙递给隆科多，隆科多没接，却软中带硬说道：“现在由你主持公道了，可不能有半点含糊啊！”

常生打了个冷颤。刚才四阿哥从后宫溜进来，他是看见的，也知道四阿哥来干什么，他不敢惹是非，只作没看见。可现在料不到隆科多会丢只死猫给他抱，身不由己呀！他只得颤巍巍打开柜子。隆科多严声说道：“捧着铁盒子，随我出宫门！”

走到殿门，诸皇子一个个伸长脖子，瞪大一双眼睛注视着。隆科多失声大哭：“皇上驾崩了！”

顿时，殿里殿外哭声震天，乱成一片。

三阿哥率众弟啕哭着要往寝宫走。隆科多拦着道：“各位阿哥，请节哀，勉襄大事要紧。”

胤祉似有所悟，点头道，“舅舅，大将军什么时候才回来！”

“是啊！”八阿哥胤禩伸手要取。隆科多拦住道：“八阿哥，请检点！请各位阿哥跪接遗诏。”

于是，以胤祉为首的众皇子纷纷跪下，隆科多命令常生：“掌灯！”接着，隆科多一板一眼念起“遗诏”：朕第四皇子胤禩德才兼备，确肖朕躬，着即继承大统……”

众皇子听着、听着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众王公大臣也给惊呆了，隆科多念完遗诏，把遗诏传下去给众皇子一个个细看，怎么也挑不出可疑之处。

这时，从外面传来一阵高似一阵悲怆的嚎啕——四阿哥来了！他后面还跟着明震峰和十三血滴子。四阿哥这一哭，又牵动了众皇子的悲哀，刚停的哭声又给引起了。这些哭声既包含着无限的悲伤。但也包含有极端的愤慨，当然也有伤心自己继承权落空的。而群臣呢？听了遗诏，看见四阿哥胸前又挂着皇帝生前的念珠，都以为皇帝生前赠的，因而，不相信中又有几分相信。更看见“十三血滴子”一个个雄纠纠气昂昂站立一旁，谁不“好自为之？”

当众皇子哭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年羹尧往雍亲王面跪下：“皇上请节哀，以国为重！”

这“皇上”两字撞击在雍正心上，他有如一下腾空而上，

碰着屋梁，他的脑袋炸开了，一下子摇摇欲坠，大有昏倒之状。隆科多、年羹尧、常生，还有诸多王公大臣都不约而同大声呼喊：“皇上，皇上！”

以胤祉为首的诸皇子也本能地喊“皇上”了……

公元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，胤禛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，成了清第三代皇帝——清世宗，年号为雍正，史称雍正皇帝。

却说康熙帝崩驾于畅春园，而畅春园位于北京城西郊，与禁宫相距不下三十里，所以，一夜之间，老皇帝“升天”嗣皇帝登基这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京城里尚无确实消息。除一直跟随老皇帝在畅春园的皇贵妃知道个大概之外，在宫中的如德妃、宜妃、勤妃等几个娘娘就毫无知晓了，她们仅知道老皇帝病情很重，危在旦夕。老皇帝之后由谁继承帝位？这个问题她们想得最多。可谁也不敢乱开口。只在心中捉摸。然而，几个娘娘在宫中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远离京城三十多里的畅春园里，就好象一个大赌场，乱哄哄，热辣辣，人们的呼吸窒息了，血管要崩破了似的，一个个“赌徒”们，有的瞪着一双双血红的大眼，似乎很不服气再要大干一场；有的垂头丧气无话可说；有的徘徊观望……总之，这里既是赌场，又是战场。不过，这时的四阿哥，显示了他非凡的才能。当年羹尧领头对他口称“皇上”之后，当群臣包括到场的绝大部分皇子在内，自觉或不自觉也对他称“皇上”之后，当四阿哥从极度的震动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他马上施发第一道圣谕：“皇考大事，朕重托诚亲王在畅春园护灵柩，三阿哥就多辛苦了。”

三阿哥能有什么话说呢？不服也得服，你不承认嗣皇

帝，难道能不尽孝道？三阿哥只得勉强回答道：“臣——遵旨！”言毕，不由一阵心酸。

嗣皇帝第二道圣谕：“九阿哥负责拟呈治丧大臣名单及治丧各款条文，明天公诸天下。”

胤禔虽是“贝子”尚未封王，但野心不小，虽然去年中秋在诚王府，他手下人被明震峰等人打得一败涂地，但他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，现在，见了棺材想不流泪也不行了，只得悻悻地应道：“我会照办的！”

嗣皇帝乜了这位皇弟一眼，心中冷冷一笑，暗道：“让你举，就不相信你手臂扳得赢我大腿！”接着又下一道又一道圣谕，他几乎把所有的皇兄弟全都一一分隔开来，表面上都是为“皇考大事”奔波，实际上已承认他这个嗣皇帝了，他是名正言顺登基了，要不，皇室成员为什么听他的号令？四阿哥抬着死人为他登基做挡箭牌，这一招着实巧且狠。只是，所有的皇子都有事儿干了，偏偏漏了一个八阿哥廉亲王没点上名。是嗣皇帝真的漏了这个皇弟吗？不是，对八阿哥他是“刻骨铭记”的，因为诸王中，八阿哥仗着是皇贵妃的生儿，也就是说，八皇子与二皇子既是皇家兄弟，也是嫡姨表关系，因为皇后与皇贵妃是亲生姐妹，皇后产二阿哥难产而崩，皇帝才把皇后妹妹立为贵妃。清朝的家法，皇帝的身份视他母亲的身份而定。贵妃身份自然比其它妃子娘娘身价高了，所以，八阿哥依仗这一层，经常在大臣甚至皇帝面前说四阿哥的闲话。四阿哥曾多次欲派人刺杀他，都被明震峰劝说。由此可见，八阿哥胤禔会有好结果么？现在嗣皇帝迟迟没摊派事儿给八阿哥尽“孝心”，他沉不住气，竟自己开口了，只见他大踏步上前道：“四阿哥，我……”

嗣皇帝勃然变色。隆科多一旁严声道：“廉亲王，休得无礼！”

八阿哥一凛，是啊，诸皇兄皇弟都已承认他了，我能顶得住吗？于是，他只好改口道：“禀皇上，臣能为皇考大事干些什么呢？”

嗣皇帝从鼻孔里“哼”了一下，心说：“我刀快不怕脖子硬”，便出其不意喊道：“廉亲王！”

这一声很突然，不说两旁诸多皇兄皇弟及王公大臣，就是胤禩本人也大吃一惊，这可谓“下马威”了，只见胤禩不由自主战战兢兢地应道：“臣在！”

嗣皇帝继续道：“朕知道你是一个人才，所以很赏识你，可是皇考大事安排已毕。其实，朕有心委于你重任。”嗣皇帝扫了两旁一眼后，一板一眼说道，“皇考弃天下而去，朕方寸已乱，然国不可一日废政，我派你为代总理大臣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八阿哥万万料不到四阿哥会如此另眼看待，这是为什么？他心中骤然荡起千重浪……片刻，他脑海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：“这是杀人不用刀的毒辣手段！”其实八阿哥未免过于聪明了，嗣皇帝无须考虑那么远，他必须先收拾好眼前的“烂摊子”，起码是使人们承认他继承帝位是“光明正大”，人人拥戴的。

八阿哥迟疑之中，嗣皇帝又说话了：“八弟，这不是帮与不帮我的事，这是继承阿玛的遗志啊！阿玛委天下重任于我，我委朝中大事重任于你，都不是为列祖列宗，为了大清江山吗？难道你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？”

多么冠冕堂皇的用词！八阿哥无话可说了，只得支吾其词：“是这，这么说，只恐……臣资质庸愚，心有余而力不